

九州
方陣

庞培
著

低 语



作家出版社

庞培 著

低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低语/庞培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12

(九州方阵丛书)

ISBN 7-5063-1275-1

I. 低… II. 庞…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3051 号

低 语

作者: 庞 培

特邀编辑: 韩作荣

责任编辑: 林金荣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苑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00 千

印张: 8.75

插页: 2

印数: 001—8000

版次: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275-1/I·1263

定价: 13.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另一种散文

韩作荣

由于文化、闲适类期刊的蜂起，以及报纸的副刊、周末版、星期刊的争奇斗妍，散文、随笔竟是从未有过的繁盛。小说家、诗人、哲学家、教授、学者，乃至官员、企业家和诸多的文学爱好者，一时间似乎都成了散文家、专栏作家；宇宙洪荒、鸡虫寸草、人生百态、心灵呓语，纷纷诉诸笔端；其中虽多为随手翻翻的浅薄平庸之作，但也确有一些可读可诵、入脑入心的文字，不乏风骨疏逸、幽邃深远的佳什。

或许，尴尬的诗人、哲人在形而上的追寻之中备感孤寂、清冷，想回归世俗暖暖身子；也许，一意孤行的小说家也不再甘于纯文学的寂寞，忙中偷闲，时而加入文字的“狂欢”；于是，“可读的本文”与“可写的本文”，“读者的文学”与“作家的文学”这两种类型，竟同时出现在同一作家的笔下。

作家的这种写作状态，该与散文本身的特质有关。文学在其诗性的纯粹、高雅中，大抵是理智受到某种东西感动的结果；而在散文中，则是理智找到了它要观察的对象。这让我想到法国诗人瓦雷里的妙喻：散文是走路，诗歌是跳舞。走路是有目的的，具有明显的功利性；而跳舞则没有跳舞之外的目的，其目的是指向自身，只不过是一种欢欣和愉快。这就难怪

有人将淡泊平实的境界视为散文的上品，或将诗喻为酒，将散文喻为饭了。

然而，事物总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着。即使是吃饭，也不仅仅是一碗饭的平实、一杯清茶的淡泊了，会有方便食品、快餐、家常便饭与盛宴之别。就饮料而言，酒的浓度在稀释，茶的恬淡也常常让位于咖啡的醇厚和浓郁，人类的饮食已呈多元的趋势；甚至跳舞，有时也混同于悠闲的散步。这让我想到文学体裁之间界限的丧失，一篇小说很可能被谈成散文，而一篇散文又成了不再分行排列的诗，而诗偏于叙述和理论的富于文采，又让人想到小说和散文。这便如同一次盛宴，说的是请客吃饭，却主要是饮酒与饮料，只吃一点儿饭甚至粒米未进；席间色、香、味俱全的菜肴也更为形式化，赏心悦目的食品雕刻，栩栩如生，更倾向于审美而非食用。

写这些，我只不过想说，散文是否应当从“粗茶淡饭”中走出来，走向更为广阔的领域？我曾说过，散文最大的弱点是写得太像散文，一种模式化，起承转合，用一个比喻构成一篇文章，用人为的价值观念替代遮蔽事物的本质，用题材、内容替代结构、理解，散文只能走向僵化。在我看来，诸多的学者、诗人、小说家涉足散文，是散文的幸事。诚然，铺天盖地的散文、随笔呈混乱而无序状，且多有些不伦不类；但散文由此而注入新的艺术因子，我们不难发现，在小说、诗、理论上颇有建树者，出手的散文也不同凡响。

言及此，我想这已涉及到散文文体的变化与新的生成。这种变化与生成是带有血缘性的，内在的，艺术观念性的。固然，有人称“散文无形，以清渺为佳”，这大抵是从外部去看散文，当然也窥视了从文字中透露的神态与气质；但这无疑仍旧是重外部世界的描绘、清晰的叙述和说明性意义的传达，平

面的、线型思维的艺术观念。从散文的外部形体，即文字排列方式看，散文并没有变化，它不像诗歌，从四言到五言，只增加一个字，却经历了几百年的历程。但从文言到白话，这种脱胎换骨，却从语言整体的肌质上呈现出来，它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于形体的浑然一体，就像我们无法割一磅肉而丝毫不带血滴一样。而当下散文这种血缘式的变化与生成，结构与语言的形式意味，生命体验的深刻，感觉、象征，对生活的理解、洞悟与发现，这种艺术本质上的变异，有如乘坐电梯的楼舍，在哪一层都可以停留，与四合院式的宅院已是两种不同的构筑方式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另一种散文，如本辑所收入的四位诗人的作品，它们与曾流行的抒情、叙事抑或议论性的散文相较，已有了或多或少的质的变化，但就语言方式来说，它们仍旧是散文，而不是小说和诗。其中，邹静之的散文较多吸收了五四以来散文的优秀传统，平和冲淡，娓娓道来，颇具情趣和意味。作家善于选择那些散文易于表现的事物落墨，在近于透明、直接的语言描述中，将生活的原生态，人的天性与心灵瞬间的轨迹化合为审美的文字，皆为不可多得的篇章。原野的作品多为随笔式的文字。读他的文章更多地让人想到眼睛和额头，那是理性的象征。但原野不是那种学者型的理性，或许是他生存于底层较久的缘故，其粗豪的语言里，是直面生活的犀利和对心灵的穿透力，有着洞察生活的敏感和智慧。车前子的散文则是文人散文。从琴棋书画到笔墨园林，更多的是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透析和感悟；与旧时代文人不同的是，车前子对中国艺术的感悟与理解是现代式的，从他的洋洋洒洒的文字中，我们既看到古典的幽远深邃，又能体现现代人的感觉和透彻的审美意识。与前几位相比，庞培的作品更富于诗性，似乎他在用散文

的方式写诗。当然，他的诗性散文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性，而是感觉和情绪的捕捉与低调的喃喃自语，是自己和自己说话；其形而上的追寻，对生存的超越，颇耐人寻味。他的散文，或许离一般意义上的散文更远一些。

编辑这样一套散文，只是想给散文领域增添一点儿新鲜的气息。尽管我相信这些散文的质量，对挑剔、苛刻的读者也无启示，但谁也不能说散文只能这样写而不能那样写。而对散文的自由与博大，这几本书如都能聊备一格，能放入书橱而不被随手丢弃，对编者，我想对作者，也已是极大的安慰了。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

写于北京和平里北街寓所

目 录

另一种散文	 韩作荣 1
自序	1
雪	5
铁 轨	7
修伞人之诗	8
惊 蛰	10
肺	11
枕 郁	13
春	15
银手镯	17
木工间	19
哭 泣	21
黄 酒	22
霜	24
午 睡	25
竹 笛	27
灰 尘	29
打桩机	30

•低 语•

园 艺	32
白粉墙	34
镜 框	35
海 风	37
敏 感	38
船 闸	39
契诃夫	42
春 雨	43
温 柔	45
入 睡	47
风 琴	49
肖 邦	50
泪	52
羞 涩	54
庭 院	56
黄 昏	58
散 步	59
画 室	62
白夜中有一个女人	65
少女像	67
地下室	70
月 亮	71
诗 人	73
下午的宁静	75
桥	76
秤	78
黄 铜	79

目 录

认 识	80
肖 像	83
墓 地	85
木格花窗	87
马篷船	89
声 音	91
歌 喉	93
午 夜	94
沉 睡	96
牛	98
吉他曲	101
午 后	102
早 晨	104
四 季	105
死	108
寂 寞	110
长 江	111
通情达理	113
南 京	114
琴 弦	115
浴 室	116
早 春	119
中断的探戈	121
两把吉他的奏鸣	124
床 榻	126
舞 蹈	128
《卡伐蒂娜》	129

钢 琴·····	131
书·····	133
绝 望·····	134
嗜 好·····	135
秋·····	137
母 亲·····	140
童年的三种声音·····	142
写 作·····	152
一次散步所得·····	154
桅 杆·····	157
泳 池·····	159
蝴 蝶·····	160
广 场·····	162
苦孩子·····	163
闾 门·····	165
花生糖·····	168
花 瓶·····	170
吃月饼·····	173
信·····	176
童 谣·····	178
艺术家·····	181
枕 头·····	182
下 午·····	184
夜·····	187
水 缸·····	188
提 琴·····	189
遗 忘·····	190

目 录

蒿 薇·····	192
塞拉的变奏·····	193
餐馆奏鸣曲·····	198
山水的倾覆，或空间的何其芳·····	206
卓别林的幻象·····	211
题《伦敦德里小调》·····	221
小妇人之歌·····	225
一个鬼故事·····	229
卡夫卡肖像·····	235
在画室里·····	237
随感录·····	242

自序

我的房间除了书以外，常常还有一把吉他。有时我坐到低一点的躺椅上，把吉他拿在手里，拨动几个和弦久久地抚弄。太阳好的时候空气里的琴质似乎从四面八方的树荫和光亮中反弹回来——我年轻时候除了爱写点东西、读书之外，交的朋友都喜欢音乐，我自己并不识谱也不懂乐理，但从十四五岁起就跟人学弹吉他。我仍旧记得那种年龄里的夏天的晚上，人们在街头河埠或沿马路上大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时的嗓音——那嗓音久久萦绕、沉积在我心里，久而久之，似乎成为我需毕其一生用文字去摸索的一部诗歌内容，一种灵魂的深海——在我生活的这个十年前还是江南小县城的市镇里，像任何街上可能碰见的人一样，我也曾做过“许多梦”（鲁迅语）。梦之一自然是当一名作家，写一部如孤零零的舞蹈者在有钢琴伴奏的室内琴房旋转的书——一部旅行者在山涧听到的松涛声，或人们出门时遇见的早春时节的太阳光那样的书，春草的草叶尖那样嫩的书，一部慵懒的书，温存的书。我曾设想过它的出版情形，以后插在什么样的书架上，在什么样的城镇、书店里卖，或者它是哪一种封面、内页、书脊（我认为书脊很重要），关键在于：作为作者而题在我名下的那本书的内容——我曾无数次地向其中、向其内在深处眺望（仿佛它是一个经由我们长途跋涉最终抵达的故土的一间小瓦房——推门而入是一个寂静而

深远的房间)，在秋风飒飒中，在异域的旅行中，在最艰苦的岁月里——我相信我对它的常年眺望不仅影响、保护并且部分构成了我迄今为止的写作，或者说是生活下去的精神——只有很少的时候我把它当作梦以外的文章来做。相比之下，我更像是一个人在起风的山林里独自漫游，因为阳光晒得太暖和了而靠在措词的草地上歇一下。如今，当人们把它印刷成书，如同风从山的北面吹来了春天湿润的油菜地里的暖香，这香气里有一年之初最早一批蜜蜂的嗡营，也有养蜂人自己（他随着风和节气漂泊）漫不经心的哼唱。我深信每一个作者都是自己那本书的最初体验者。这种体验几乎是神的体验，因此他的第一标志是自然、充沛、诚挚。多年以来，我生活在一本书的看不见的段落和部分章节里，生活在它的韵脚、时而俭朴、时而华丽的布局里——有的使人惊奇，有的使人恐怖——而一个人总是更容易习惯他常常梦见的那种事物——它的内在空间供灵魂居住，使远道而来的读者（他不知名，而一本书的作者却署下自己的名字，我常常为此而愤愤不平，并感到害怕）得以在一本书的空间里舒展自己的身子并体面地休憩——有时，我差不多看到了其中的插图（它有插图会更漂亮，更显得是一个梦）。但作为（一部书的）房屋的主人我决不容许自己粗陋：这儿房梁低了，那儿窗子太小，或者地板有裂缝，墙上的钉子松动，等等等等——但愿我都能事事考虑周全，让空气、欢乐、阳光、人世的自由最大程度地进来。让每张书页上都有大自然中的树荫、雨露、鸟儿啼啭。门口放着劈柴的斧子，堆杂木的箩筐，割草的镰刀（上一夜刚磨好）。门上贴红对联，挂一串风干的蒜和辣椒——不远处是小溪和井——我猜想对每一个东方、尤其是中国的作家来说，一本书就是他——他个人——的《桃花源记》。

归山深浅去，须尽丘壑美。
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

(裴迪：《送崔九》)

诗句相送的那个人将踏上漫长的还乡之路，时间也许是在黄昏，不久天色将黑（我惴惴不安地这样想）。他能不能“深深浅浅”，最终抵家？并“尽”诗中所说的那种桃源之美？他的那个家，也可能是个其实不会有人居住的偏僻村落，也可能在主人尚在归家途中且已被风雨所被——这种心情，这种面对自己的生活（一本书）而无端引发的“归乡情更怯”的体会，正是另一个民族的诗人阿尔封斯·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 1790—1869）在一首诗里作为其主题提到的：

一颗心因想起某座简陋的
破房子而急速地跳动——^①

我或许是幸运的。当我做这些的时候，我躲在一个小城里，没有人来打扰我（除非我自己打扰自己）。我可以在任何时候构想它、梦见它、出门散步或者读点别的书（例如 R·L·史蒂文生：《色芬山骑驴旅行记》）并且——做没完没了的白日梦。这种孤独甚至使人感到温暖。它是世界（开始变得）辽阔起来的标志，具有人文学上的意义或者如若深究下去可得出某种生态类型上的理论——我确信，这是一种诗人才可能领悟并忠实于此的地理上的道德。这样想下去，我仿佛再次获得了观察自己的角度

^① 拉马丁诗作：《米利，或故土》，张秋红译。

和视野。除了自己的灵魂,没有什么东西在日常生活中来陪伴我。我看见了一个人,一个小集镇,一条小街,它在文学世界中是寂寥的,像一张不知名的女人面孔(我试图描绘她)并且在那么多的努力思考之后,我渐渐推算出——在一本书的奥义的数学题下,很可能要运算微积分——它的地貌、节气、风俗和时间。我熟悉附近的雨滴、街巷如同熟悉一次写作所用的词汇量——而在人类生活昼夜流转中吹来的晚风里我是一个容易做梦、渐渐入睡的人。带几分恬淡的睡意几乎已不自觉地成为我的写作风格。尽管作家的首要标准是听觉灵敏,可我一定是在某一方面十分迟钝的人。作为一名归乡者、独居者,一名夏夜的窗下的吉他手(我又回到了音乐上),我对许许多多既往的名曲反应冷淡,对其中的旋律(它们如此著名)机械地表示赞同或欣赏,实际上,我的心思却不在那个上面——虽然我承认它们都有着非同寻常的音质、音域和音乐表现力——我却更热衷于那些破损的、不完整的、零碎而无名的乐曲旋律。在吉他上(我一开始就抱牢它)我与其说看到了音乐,不如说是看到了音乐的无限表现力——正如在文学中我看到了文字或词——本身的梦,看到了写作自身并不规范的美,看到了写“一点东西”的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于是我在这样的回忆和顿悟中(稍带着入睡前的困意)写下这本《低语》,把它奉献给读者。但愿他们在世上的日子过得跟我一样心不在焉,无所用心。——叔本华说:“一个人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也就满足了。”更何况除了一点点喜欢安静和慵懒的品质外我想不出我心目中的理想读者的形象——他们一定像我一样有时在好天气里发呆,或者回忆一段旧歌词——原因是窗外清风吹拂。

一九九七年春于江阴

雪

雪已经是与我们的身体相疏远的一件事了。在昔日的客厅它是放在桌子左侧的花瓶的釉彩，其中碎裂的图案构成一名孩子惊奇的凝望。下雪天的宁静透彻曾是他的眼神部分。童年时天空慢慢倒进一个人睡眠的怀抱，他只是在梦里敲开沿河的高大宅邸那扇后院的门，江北的亲戚来了，聚坐着，满满一屋子人，昏暗的电灯光在里屋墙上投下新年奇异的影子，有如明净的花萼——而沿着一堵布满消逝年代的影子的老墙走来的，是我童年的雪：严寒的质地，洁白的颈项和粉嫩的手。不管墙上砖头有多厚，台阶有多高，庭院里的砖缝有多杂，雪依然和夜的忧郁相符，每一个字都倾吐同样的音符：爱……这爱有时候是悄然的微笑，是跟长大了的小姑娘秘密的梳妆、身高相连接。这是大地的提琴上的松香，雪的飘然而至的亲吻提高了一名学舞蹈的女孩的兴致，她孤零零地旋转，在房间里独自旋转，对着一墙被岁月损坏的破石灰上的幻想的镜子，踮起脚尖，脚脖子竖立着，细心地模仿一个丹麦的童话，一名公主衣裙褶边的颜色。是的，我坐在桌子边上，在想着这种颜色，这种跟人类的眼睛不相等的雪，它只是在异域的山巅，在